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殷融

融字洪遠陳郡長平人咸和初爲庾亮都督府司馬後爲丹陽尹遷尚書穆帝時拜太常卿吏部尚書有集十卷

上言奔赴山陵不須限制

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爲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爲名教興于義厚忠孝發于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案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蕩陰奔赴多不違乃始爲其制以篤一時顧覩人情未有肅她徒興節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闋凶行喪三日而已

通典八十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

奏并襄陽郡縣

襄陽石城疆埸之地，對接荒寇，諸荒殘寄治縣民戶家少，可并合之。□□□□□□咸康八年尚書殷融奏

顯贈刁協議

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已忠非良圖，謀事失算，已此爲責者，蓋在于譏議之間耳，即凶殘之誅，已爲國刑，將何已沮勸乎。當孜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已元帝慮深崇本，已協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于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協之比君，在于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務，討屈奉命，逆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已明忠義。晉書刁協傳

奔赴山陵議

據周禮有喪而曾人不假，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内卿大夫耳，非

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通典八十

后父不應拜后議

天性之至父子之道人倫之序君臣之義性因至親故情禮無二義緣序立故尊嚴無上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禮義生焉故資父事君教之至也已貴而臣其所尊故子爵不加于父也夫已帝皇之尊猶無臣妾父母之義況后從尊于帝而令父母執臣妾乎而鄭玄復云公朝與歸寧別有二制尊卑迭用拜謁更施亦未詳斯議爲何所據御覽一百三十五

議

自頃多難國度屢空匹夫有重獲之勞武士有執戈之勳御覽三百五十

殷允

允融子孝武時爲豫章太守後拜太常有集十卷

石榴賦

余以暇日散愁翰林覩潘張石榴二賦雖有其美猶不盡善客爲指說故聊爲書之賦曰

或珠離于璃琬或玉碎于雕瓏璘彬洒映湛紫嬰紛煥若珊英之攢鍾獻綵若靈蚌之含珠璣 御覽九百七十

與徐邈書

其晨當著吉服除服不當竟此日已吉服接客當兒舊服見客邪禮曰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庾太尉大喪中除妻服日恰對客終日今齋服既同且下流宜無嫌于變吉服也竟此一日然後反喪服邪 通典九十七殷允有兒子喪應除兒服與徐邈書

杖銘

二老晨征匪杖不遠四皓降趾匪杖不反翼德扶耆匪杖焉輔相天地匪賢而誰荃蕙雖秀才非貞竹與端雖美道無立術仗必

不撓無取於弱人貴一德勿惑貿鑿（藝文類聚六十九又略見書鈔一百三十三）

祭徐孺子文

惟太元六年、龍集荒落、冬十月故生甿試守豫章太守殷君、謹遣左右某甲、奉清酌蘋藻合一區、單着再拜奠漢故聘士豫章徐先生惟君資純玄粹、含真太和、卓爾高尚、道映南岳、逍遙環堵、萬物不干其志、貧禍行吟、軒冕不易其樂、時擕虛梱、佇金蘭之眷、千里命契、寄生谿之詠、非夫超悟身名、遁世無悶者、孰若是乎、夫誠素自中、微物爲重、蘋藻是歆、實過牲牢、（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六）

殷康

康融子、爲武康令、遷吳興太守、有集五卷、

爲武康縣教

自今郭邑居民有死喪者、可令送兩坩粥、（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八百五十九引殷康集）

明慎

犇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蓋言愼也御覽四百三十

古人云驕奢人之殃恭儉福之塌御覽四百三十一

殷茂

茂融少子太元中爲國子祭酒隆安初遷太常歷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

上言宜令淸官子姪入學

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于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于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爲本七十希仰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風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並入國學尋値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僉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

或假託親疾，真僞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去朔之餼羊，仲尼猶愛其禮，況名實並喪，面牆一世者乎。若曰當今急病，未遑斯典，權宜停廢者，則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準，竊謂羣臣內外，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合，乞付外參議。宋書禮志一，太元元年國子祭酒殷茂上言。通典五十三作太元十年

李太后服議

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服爲安。通典八十一，隆安四年太常殷茂議

殷浩

浩字淵源，或作深源，或作泉源，皆唐人避諱改。融兄羨之子。成帝時，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後稱疾屏居十年。永和中，

領文輔政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父憂服闋徵爲尚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加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假節爲姚襄所敗坐廢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縣有集五卷

遺王羲之書

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君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 晉書王羲之傳

遺褚裒書

足下今之太上皇也 後魏書張普惠傳

易象論

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圓應于蓍龜圓應不可爲典要故

奇妙迹于六爻六爻周流唯化所適故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器則失之矣故設八卦者蓋緣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之變不與巽坎同體矣世說文學篇注

殷仲堪

仲堪融孫孝武時爲著作佐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爲參軍遷長史領晉陵太守父憂服闋召爲太子中庶子領黃門郎尋爲振威將軍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坐事降號鷹揚將軍又坐水災復降號寧遠將軍安帝時爲桓玄所敗自殺有毛詩雜義四卷集十二卷

游園賦

爾乃杖策神游吕詠吕吟落葉掩蹊果下成林御覽八百二十四

將離賦

爾乃理轡杖策，或乘或步，行悲歌以諧歎，朗長嘯以啟路。藝文類聚十九

太子令

朝廷遂爲吾營室，顧吾不才，而大興役費，深用愧惕。冬氣已應，作者殊常寒苦，可使監殿舍人一月賚酒肉，稱勞賜之。吾常蒙月俸錢上作廢無所用之，可以供事。御覽八百三十六引殷仲堪集

上白鹿表

巴陵縣清水山得白鹿一頭，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護。藝文類聚九十五

表

賜駿馬一匹。書鈔十九

奏請巴西等三郡不戍漢中

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之險，實蜀之關鍵

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劒閣之內成敗與蜀為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為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乂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韋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為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為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劒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遺二如逐食烏散貲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劒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于益

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晉書殷仲堪傳

與相王牋

奉所賜馬鎧旣足已奬厲懦心又已光華遠任御覽三百五十六

所致玉佩光潤清越御覽六百九十二

與徐邈書

后者婦人之貴號在妻則言后在母則加大禮天子之妃稱后闕睢曰后妃之德后妃二名其義一也設使皇后處內貴妾必不可稱妃通典七十二

致謝玄書

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于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

蒼生之命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于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戀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于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縶生離死絕求之于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以歸之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傳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于人乎夫飛鴞惡鳥也食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開哉晉書殷仲堪傳

答徐農人問

徐農人問殷仲堪曰禮服高祖父母齊縗三月若其父承重者為

當服周爲故自服其本服邪若服其本服不㠯父進而增者假如元孫持高祖重元孫之子來孫本都無服父服三年而子吉服俱非喪紀差降之義若來孫本無服而今有服則曾元孫宜㠯父承重而加也進退迷惑不知所行殷答曰祖父在而祖母沒則父服厭周祖父後亡則父服三年而孫之服一定無變是知孫之于祖自有正服不㠯父服爲升降又疑元孫承重來孫無變案禮記有子姪之服苟恩盡親異縞冠元武非爲無變矣徐又問曰父在爲母雖服㠯周斷至練禫廬杖大制無虧故孫得遂其本服若父出後降祖在不杖周則孫不得同父之服明矣若父還反重又當從父升亦明矣如此升降由父不得恒自定也未有斬服不異至親而子正制三月之外或都無服者也他人同爨而爲之緦縞冠元武微有吉飾求之五服故爲無變他人之不若此所大惑也殷又答曰父在爲母先王明義屈之㠯周服而情未有異也宜親故疑

苦枕凷毀瘠杖而後起創巨痛深弗可頓奪故漸之以祥練申之以禫月此蓋有由不變其本則降矣子有降而孫得遂仲堪所謂不隨父升降者也通典九十六

水贊

大象無形氣以分離淡淡沖津質有雖虛濤瀾可瀨明激弗渝孰能懷之汎然靡拘藝文類聚八

琴贊

五音不彰孰表大音至人善寄暢之雅琴聲由動發趣以虛乘初學記十六藝文類聚四十四作虛淡

天聖論

天者爲萬物之根本冥然而不言百姓生而不有其功萬物成而不疲其勞聖者承天之照用天之業聖豈其道者也初學記十七

答桓玄四皓論

桓玄在南郡論四晧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與此其讎必興不知四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荅之曰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

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慮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盤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呂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若啟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晉書殷仲堪傳

酒盤銘

節有宜　樂或宜

禮·儀　狂　獵　藝文類聚七十三

優與紛　無德惡

誄

荊門晝掩閑庭晏然文選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注

合社文

夫社之爲祀遠哉故大夫以成羣斯禱里社之興由來尚矣自喪亂流遷舊俗驟廢今二三宗親思桑梓之遺風尊先聖之明誥潔齊牲牢庶乎自古以來一日之澤然三八之行必有其師故優選中正立三老者惟公理以御衆稽舊章以作憲 御覽五百三十二

殷仲文

仲文字仲文康子會稽王道子引爲驃騎參軍轉諮議參軍後爲元顯征虜長史左遷新安太守桓玄舉兵以爲諮議參軍領記室進侍中領左衛將軍玄敗投義軍爲鎭軍長史轉尚書安帝反正遷東陽太守義熙三年謀反伏誅有集七卷

罪釁解尚書表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飆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于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于理雖可得而言于臣實非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于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

忘身殉國退不能辭冢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會鎭軍將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于微命申三驅于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惟力是視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晉書殷仲文傳藝文類聚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二十九終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范宣

宣字宣子陳留人徙居豫章咸和初太尉郗鑒引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員外郎並不就太元中卒有擬周易說八卷禮記音二卷

答殷浩問

殷浩問范宣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請解其義答曰其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二宗唯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爲別子各宗其嫡子以爲大宗代代相承然後乃成別子之後百代不遷之宗者也所以舉其士大夫之嫡者明公子之子孫不復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孫復爲小宗故特舉嫡以號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謂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嫡

庶耳至于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之宗道成故重釋也通典七十三

殷浩問范宣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請解之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之諸弟同庶者君命庶長爲衆庶之宗則名小宗則服大功九月者是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君有同母弟命己爲宗則羣庶昆弟宗之則名大宗服齊衰九月者是也昆弟既親又是庶中之正者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謂公子唯己而已則上不敢宗君下無昆弟宗己者是也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子其非正嫡一無所服則羣昆弟亦不敢相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公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制嫡自相推故又舉公已明之也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者此獨說庶宗者兼上繼

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爲混故復指解小宗之義則大宗自然了也所以統大夫庶宗者諸侯庶昆弟有爲大夫也所以正舉大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爲士兼大夫位卑不相宗故云爲大夫之庶宗以斷疑也 通典七十三

咸康末殷泉源問 案浩字淵源唐人避諱故爲深源泉源耳 天子諸侯臣致仕服有同異范宣荅云夫禮制殘缺天子之典多不全具唯國君之禮往往有之臣之致仕則爲舊君齊衰三月天子之臣則亦然矣天子之與國君雖名號差異至于臣子奉之與主者無殊矣何以明之公羊傳曰以諸侯踰年稱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稱卽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比例如此則臣服之制同矣 通典九十

荅兄子問四祖遷主禮

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

號猶依本非已功德致禮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祫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 宋書禮志三

荅萬蔣問次孫傳重

萬蔣問范宣嫡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祖重不宜荅禮爲祖後者三年不言嫡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繼況見有孫而不承之邪庶孫之異于嫡者但父不爲之三年祖不爲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 通典八十八

荅雷孝清問

雷孝清問曰爲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制云何別開門更立廬不言稱孤孫爲稱孤子范宣曰案禮應服後喪之服承嫡居諸父之上一身爲兩喪之主無緣更別開門立廬已失居正之意至祖母練日則變除居堊室事畢反後喪之服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

之交今代行之合乎人情稱孤孫存傳重之目宜至祖母訖服然後稱孤子（通典九十七）

答或問

或問曰曾祖墓從祖墓毀廢哭制云何范宣曰禮不見在遠直聞墓毀制唯經見改葬緦此施臣子妻是承嫡者當依此禮非嫡有降祖三日哭從祖一日哭可也（通典一百二）

難殷暢諒闇議

范宣曰斯已知諒闇爲凶廬者案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爲義暢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難曰禮葬後飲食衣服皆有降殺君臣之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

曰禮既葬王政入于國卽君名有漸以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益惑耳賜引僖王崩未再周惠王享晉號失禮以名位不同不譏喪享而譏公侯同禮又享有籩豆之薦聘則陳幣太廟授玉兩楹此閒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證也范宣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撤損不與平同也周禮掌客職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是儀有等級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有急尊王室或有安衞社稷事出無方歸于時宜事訖反服于禮何傷于啐嚌示義而信以爲食旨亦其旨矣賜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以爲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爲卒哭除喪卽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于廟也宣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將有所施不必一也禱類祈禳豈一道乎武王出師以燎豈是常郊邪天地猶然況宗廟乎禘不卑祭而尚祭乎畢又不于宗廟

而祀在𥫗室且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而周公請命告太王已下而三壇同墠此豈非變禮乎當襄王之時逼于王子帶不敢發喪潛使告于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爲權禮于文武告請之祀非其常典故云有事于文武而不稱禘祫于宗廟也能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 通典八十

禮二墓論

史記及孔安國說皆爲實錄未生之前不可以逆貫夫子也既長謂墓因以識其外矣但母不告其內義無强請然祔葬宜詳是以問焉記但言不知其墓非都不知也所以不應者欲言非禮則弟子有忘敬之嫌欲言是禮則墓不須防而固然言及宅兆是以流淚耳防亦防虞此豈地名猶傳言文公之入也無備非無康叔之國也 通典一百三

杜瑗

瑗、咸和中、爲太常博士。案別有杜瑗、晉末爲交州刺史、非即此。

賀僑妻于氏養兄子率爲後議 案于氏有表在後列女文類

夫所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既沒、于已承之耳、非並存之稱也、率爲嶠嗣、則猶吾子、羣之平素言、又惻至其爲子道、可謂備矣、而猥欲同之與爲人後、傷情棄義、良可悼也、昔趙武之生、濟由程嬰、嬰死之日、武爲服衰三年、夫異姓名義、其猶若此、況骨肉之親、有顧復之恩、而無終始之報、凡于氏所據、皆有明證、議不可奪、通典六十九

陳序

序、咸和中、爲廷尉史、

賀僑妻于氏養兄子率爲後議

令文無子、而養人子、以續亡者後、于事役復除、無迴避者、聽之、不得過一人、令文養人子男、後自有子男、及闔門人非親者、皆別爲戶、

案嶠自有纂宰。應別爲戶。通典六十九

誤

誤失其姓。成和中爲丹陽尹。

于氏養兄子幸爲後議

案于所陳。雖煩辭博稱。並非禮典正義。可謂欲之而必爲之辭者也。臣案尚書閣議。言辭淸允。析理精練。難于之說。要而合典。上足以埀一代之式。愚以爲宜如閣議。通典六十九

諸葛瑒

瑒。成康中爲庾亮征西參軍。

陳詵後妻之子爲前妻服議

詵既不能庇其伉儷。又未審李之吉凶。無感離之慘。便歡會納妻。悖禮傷教。皆此之由。又詵協嚴迎李。籍注二妻。李亡之日。乃復疑服。若小人無知。不應有疑。及其有疑。明知妻不可二。生亂其名。沒

疑其服喪亂以來有多此比宜齊之以法通典八十九

虞眕

眕咸康中爲庾亮征西府倉曹參軍

陳詵後妻之子爲前妻服議

庶人兩妻不合典制裁之法則應以先婦爲主服無所疑漢時黃司農爲蜀郡太守得所失婦便爲正室使後婦下之載在風俗通今雖貴賤不同猶可依準行通典八十九

王羣

羣爲庾亮征西府倉曹參軍

陳詵後妻之子爲前妻服議咸康中

李氏投身于賊則名義絕矣辱身汚行喪禮違義雖有救母之功宜以路人之恩相報不可以奉承宗廟厥子不宜以母服之李子宜以出母居之通典八十九

通諮征西府主及僚案請評斷從父姊服

姑姊妹無主後者反歸服經雖不及從設教必自親始吕經言則宜不降吕記論例在加服又與此姊同在他邦無餘親情所不忍準經不降不亦可乎通典九十八

荀訥

訥爲庾亮征西掾穆帝時爲太常博士領國子祭酒

駮王瓘爲從父姊反服

若從姊夫沒無子無主後反服可也今已立後殯葬有主祭足下制小功之服方吕爲後者沒更與本親之情尋其始則喪非無主論其終則五月之末繼吕大功之受于制則情禮已降于服則非輕重之序通典九十九

忌月議

案禮唯云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所謂忌日當是子卯今代所忌

更以周年日數，此事與古不同。通典一百

禮，祇有忌日，無忌月，諱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並無理據。通典一百

四十七升平元年穆帝納后太常殿中丞胡訥議又見舊唐書王方慶傳注

開陵太后服議

如鄭玄注，則皇太后不應有服縗，謂今皇太后上奉宗廟，下臨朝

臣，宜有變禮，不得準之常制。通典一百二永和十二年領國子祭酒荀訥議

改葬復虞議

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為當。

通典一百二尚書下問改葬應虞與不荀

純難改葬安得虞國子祭酒荀訥以為

荅祭謨書

別示并皆主簿書，其中兒在南，娶妻亡已三年，其兒子該等未曾

相見，應為服否。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先儒以為父異邦而生，已不及祖在時，歸見之，故過時則不服也。

記云不及而諸儒已爲不見文義各異然則不及當謂生不及此親在時也意謂胥問既通情義已著雖未相見禮疑從重猶稅服通典九十八

答劉系之問爲殤後者服

劉系之問荀訥禮喪服小記爲殤後者服以其服案鄭玄云言爲後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案禮取後或可緦麻之親或五服之內若如鄭旨各從本親則爲殤後者可有無服之理殤雖無爲人父之道今既承之不得不稱之爲父稱之爲父而無服之處喪即情尋義無服之理有疑訥答曰今相承繼在殤者既沒之後主人近親皆以殤服服之疏族爲後更當斬縗三年輕重殊駮非稱情立文也且後大宗當爲祭主于先人輕降之服不可以廢祭祀若應重服者記當曰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但非服重也當以爲後之故本施成人而不從殤耳通典八十二

答劉系之問妻已沒爲妻父母服

劉系之問荀訥曰禮云母黨不二服親無二統故也以例準則妻黨不二服明矣然母有親繼之別又有出有卒故服外氏有降殺之禮今妻義一也無繼出之殊今服其黨孰先孰後邪訥答曰妻黨不二服禮所不載母黨有出有繼情事不同謂前妻雖卒終當同穴今妻配已理無異前不以存亡爲異也且禮無其文當俱有服也或以爲同于徒從妻沒則不從服若夫所不服妾何得于徒從君母之黨邪通典九十五

答韓康伯問居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

韓康伯問荀訥云有人奉其伯後服制未除復有本父喪當復應還所生兩處作喪位不若作堊室今當服斬先斬以居堊邪答曰今身有所後重服未練雖有所生之喪無所改易既練則當服周布冠幘首絰齊縗先喪既斂已有堊室唯當服周以居之耳不復

還本家作喪位韓亞問既爲人後先服重制甚當有故然今要當有時還本哭臨其本親也弔不設喪位情爲不安可于本親兄弟次作堊室歸來處之不苟亞荅意謂身有所後重服當不得復于本兄弟廬室作堊室歸可設哭位而已通典九十七

荅段凝問改葬服

段凝問嫡孫居父喪未練而改葬祖當何服又出養子居所生父喪齊衰改葬合當何服荀訥云禮父母喪偕葬先輕後重謂便當以重服而葬也若服重可以臨葬則爲人後者亦當著齊衰耳禮無的文此意決耳通典一百二

馮懷

懷咸康中爲太常加侍中永和初爲護軍將軍

請議京兆府君遷主表

續太廟奉還于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

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宋書禮志三咸康中太常馮懷表

元會敬司徒議

天子修禮莫盛于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晉書荀奕傳

京兆府君遷主議

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別立室藏之至殷祫則祭于壇也宋書禮志三永和二年

答或問內外兄弟

或謂馮懷曰甲之母乙之姑乙之母甲之姑也世稱姑之子爲外兄弟舅之子爲內兄弟此亦鄉君所言然甲乙之母俱姑也父俱舅也內外相同親疏無異若甲以姑子稱乙乙以舅子稱甲則事

同名與丁理不通若相稱之辭同則名例爲乖懷對曰禮公子之外兄弟爲外祖父母也左氏傳曰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所謂外弟蓋管子奚之子聲伯同母異父之弟也聲伯謂之異弟彼謂聲伯爲外兄然則異姓之親通謂之外不必謂吾外者吾謂之內也今稱舅子爲內兄弟末俗所云非典言也鄭遵還舉俗言以喻俗人故稱焉亦非正名矣依禮據傳甲乙相稱宜通曰外通典六十八

答或問從舅是族外弟相稱

或謂馮懷曰丙之母丁之從祖姊也丁之母丙之族姑也丙年長于丁若從父族爲親則丙以丁爲族外弟而丁以丙爲從舅若從母族則丙以丁爲從舅而丁以丙爲從內兄名體乖謬尊卑無序若丙以父族稱丁丁以母族稱丙則例不通將若之何懷荅曰聞諸前訓名者人之綱故夫屬于父道其妻爲母夫屬于子道其妻爲婦今則姑是母班而兄弟是已列故不敢以已之列廢母之班

矣謂丙宜執從舅之禮通典六十八

翟鏗

鏗咸康中爲庾翼安西掾

甘露啟

甘露降學堂柳樹與幹吏共嘗味極甜宜表賀藝文類聚九十八

謝詮

詮咸康中太學博士

劉曇父與府主同名求解職議

案禮諸侯諱祖與父大夫士并諱伯父母及姑又父子之所天尊無已比宜聽解職通典一百四右將軍王述司馬劉曇父名述求解職事博士謝詮議

答東海國臣刺問爲皇后服

恭皇后崩時東海國臣弘據刺問禮官太學博士謝詮案儀禮諸侯之大夫爲周王緦縗至葬除有正文傳曰諸侯之大夫時接見

于天子也至于周王后崩無服之制周王天下父周后天下母諸侯大夫宜服總縗稱情爲得通典八十一

又制問云昔元明二帝崩時朝臣皆服斬縗諸國臣總縗七月今朝臣既爲皇后齊周則國臣宜有差降不得亦總縗也謝詮荅曰總縗止于七月故無降錯綜記例亦謂應有服正疑于無降耳案伯叔母與伯叔父恩義有深淺而服亦同齊曾祖與宗子母妻服無差降推此則何必皆降乎將以取節于既葬故無等邪通典同上

許乾

乾一作幹咸康中太學博士

劉曇父與府主同名求解職議

案禮君子不奪人親故孝經云資父以事君而敬同是以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曇自別父與將軍同名聖朝垂恩不許曇解可使換官通典一百四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伍崇曜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顧臻

臻成康中爲散騎侍郎

請除雜伎樂表

臣聞聖王制樂，讚揚治道，養以仁義，防其邪淫。上享宗廟，下訓黎民，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氣。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絃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改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晉書志作方）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剝，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民，而不惻愴。加以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而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反兩儀之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稟五斗。方掃神州

經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于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詩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雜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既行，民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采察。晉書樂志下，宋書樂志一，舊唐書樂志二，御覽五百六十九

謝沈

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成帝時，郡召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皆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康帝初，徵為太學博士，除尚書祠部郎，徙度支郎，遷著作郎，有尚書注十五卷，毛詩注二十卷，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集十卷。

祥禫議

杜元凱注春秋左傳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喪，至于嘗其練祥之日，必設位而哭，明不復禫也，且先朝故事，無有禫儀，蓋君子行禮，

不求變俗而傅士徐禪議欲以求六月二十二三大祥二十五六
而禫三日之中衣服無異而立二節皆背先儀又非簡易之法也
忌日舉哀如昔成制禮云除喪者卜其遠日避不懷也謂當擇月
末以還大祥除四旬縞冠受以白帢從月後吉不宜立異屢改也
仲尼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至然服以是
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天地已易四時已變是
以象之而欲二十二三日除縞弁二十五六日禫哭禮玉藻曰縞
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所謂大祥而素縞麻衣也釋禫之禮云禫祭
則黃衣玄冠矣既祭乃服禫朝服綅冠踰月玄端以居復平常焉
如士禮之條又無禫哭也且日時未改忌月未過便復常節恐非
天王情禮大晉之典也今無受禫之服又無改易之祭三日之間
哀樂不變而立無名之哭近背先帝畫一之美遠違仲尼殊月之
說議曰詳案前儀則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雖有其說無聞

服制所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襄王崩，嗣王未再周，賜齊侯胙，皆可為明徵。當召萬機至繁，百度須理，如同臣庶喪制，唯祀與戎，多闕漢文彌留之際，不詳前代舊規，深慮大政之廢，遂施易月之令。若俟同軌畢至，嗣君然後免喪，俗薄風澆，或生釁難，執古道者，則云齊斬三年，適權宜者，遂稱己日易月。禮經雖云七月而葬，漢魏已降，多一兩月內，山陵禮終，窀穸之期，不必七月。除服之制，止于反虞，魯史足徵，可無致惑。庶情理兩得，政教無虧矣。（通典八十，博士謝沈議。本又作謝況，官本作謝玩，疑皆誤。）

荅張祖高問

張祖高問謝沈曰：諸侯祭五廟，先諏日，卜吉而行事，為祭五廟。諸畢邪？案儀禮殺延尺，厥明行事，晏朝乃闋。五廟盡爾，將終日不了。若異日，未見其義。沈荅曰：五廟同時，助祭者多，晏朝乃闋。季氏逮闇，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也。子路為宰與祭，

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不知禮通典四十八

張祖高問士服天王云何要記唯道大夫服君及家臣服大夫耳不說士恐有脫誤鄭云士服君亦斬衰無明文而雜記云士居堊室此則士制周邪士下吏服士恐亦應同謝沈荅曰朝廷之士服天王斬衰禮之明文也邑宰外任之士居堊室制周要記非脫誤是節略耳通典八十一

荅王氏問

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陵亭恭侯應立五廟不沈荅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但諸侯也又問曾祖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荅父為士子爲諸侯尸以士服祭以諸侯之禮御史雖爲士應自入恭侯廟也通典四十八

史廙遺

庾遺爲河南從事、

爲出繼母不服議

夫禮緣人情而爲之制、雖以義督親、然實以恩斷義、案繼母如母謂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育猶子、故同之所生、齊服下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此明父在繼母出、則不服矣、繼母出自他族、與已無名、從以配父、有母之尊、親撫養已、故亦喪之如母、及其出也、既不終養育之恩、又棄爲母之名、若不從而見育、則不服亦其宜矣、通典九十四

張虞

虞、咸康中、東陽太守、累遷爲衛尉卿、有集十卷

請旌孝子許孜疏

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案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嘗其奉師、

則在三之義蔬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没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愨今亦家于墓側臣以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勵既往以奬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輒竊量議 晉書孝友許孜傳

羅含

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爲州主簿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爲部江夏從事後爲桓溫征西參軍轉州別駕又轉征西戶曹參軍遷宜都太守溫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轉廷尉長沙相致仕加中散大夫卒年七十七有集三卷

荅孫安國書 孫盛字安國

獲書文略旨深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

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類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口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蓋積悲忘言，諮求所迷，豈云唯戲，聊言寄散而已矣。弘明集五

更生論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已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于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無，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于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泯復，不識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眾，區已別矣，各自

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夫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爲生昔生生之故事即故取于體無所厝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爲寤寐誠哉是言釋藏巫五 宏明集五

劉恢

恢爲丹楊尹有集二卷

圍棊賦序

司空從事中郎應仲初性好圍棊終不達棊旨言文則觸類而生對局則冥然而緩何所解如後之易所礙如此之難哉御覽七百五十三

與范汪論婚事

禮非拜時，拜時出于末世耳，將吕世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吕好歲拜時，新年便可婚也。藝文類聚四十

劉惔

惔字眞長，沛國相人，尚明帝女廬陵公主，累遷丹楊尹。

答范汪問

中書郎范汪問劉惔曰：從妹與荀始文婚已及，好歲拜時，又從叔父德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氏迎從妹，盡婦敬于夫氏，已有此喪爲難，故爲此議。拜時出于近代，將吕宗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塗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禮成便當迎，是長還也。惔荅云：荀令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吕納婦，如此自可比初婚，何疑。通典五十九

酒箴

爰建上業，曰康曰狄，作酒于社，獻之明辟，仰郊昊天，俯祭后土，欽虔靈祇，辨定賓主，啐酒成禮，則彝倫攸序，此酒之用也。初學記二十六又略見書鈔一百四十八

徐衆

衆咸康中為黃門郎，建元初進侍中。

恭皇后大祥忌日臨哭議

案博士議，恭皇后再周，欲依三年之議，至尊東堂舉哀，羣臣詣陵哭，臣案禮為王后服無三年之制，左傳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三年而後娶，遂子之志耳。禮喪大記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文子之喪既除，越人來弔，受于廟門之外，垂涕洟而不哭，明喪既過，無哭禮，不詣墓而接于廟外，今后服既過，至尊無緣舉哀，羣臣不應詣陵而哭也。通典八十一

駮王濛奔喪制

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于制度不得奔赴至于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遂赴通典八十咸康中

論徐恩龍事

徐恩龍娶姨妹爲婦婦亡而諸弟㠯姨妹爲嫂嫂叔無服不復爲姨妹行喪右丞徐邁謂宜然今議者㠯嫂無服不得爲姨妹服不解服之爲害義也爲傷情邪爲尊厭也所爲尊厭者父在爲母尊卑體異故可得厭耳今嫂妹一人之體兼此尊卑何所厭也齊衰衣各與大功之麻同皆兩服之所㠯敘親親之情今㠯嫂叔之嫌不爲姨妹制服絕親親之義傷恩昵之道殆非聖人爲服之本意乎徐彥難曰本雖中外姨兄弟之親一爲嫂叔便當㠯公義厭私不爲尊卑之厭也衆曰女人外屬㠯夫氏爲公㠯公厭不爲叔服

可也叔曰姪是姨妹復何公厭而不服邪彥重難曰若曰此服爲親則不聞親服無報又公義在于夫氏豈在嫂邪衆曰就如難旨制公在叔不在嫂雖有姨妹之親就于公義不得服之猶可也若叔有厭則嫂無厭雖姨妹爲嫂必服之爲叔之姨兄而見服則姨爲嫂之姨妹何獨不見服哉若不相服則絕此正親豈聖人之意乎若姨妹得服姨兄兄亦應服何無報哉彥重難曰若姨妹爲嫂而爲之服必也正名將謂之何衆答曰今姨妹爲嫂何服者曰正名故也言嫂則姨妹不從焉言姨妹則嫂不與焉名別若此故可服也嫂自無服吾不爲之服姨妹有服吾爲之緦麻吾自服姨妹奚爲强謂之服嫂也哉見嫂應拜見姨妹不拜也今嫂妹同體令我自拜嫂而謂我拜姨妹不亦惑哉彥重難曰彥曰爲姨妹爲嫂而不服者正曰無復姨妹之名故耳衆答曰不解姨妹爲嫂便無復姨妹之名倘其氏族滅其名號邪爲變化分離嫂留而去妹邪

為我嫂者，是姨妹也，何不得兩全哉。彥雅曰：若如告言嫂則姨妹不從，言姨妹則嫂不從，未審定言嫂邪，言姨妹邪。衆荅曰：一人合兩親，但一人兼兩官，當其事則舉其名，以應其義，何拘以一名一稱哉。言嫂則拜之，言姊妹則服之，各有所施，不以此而滅彼耳。彥曰：平存許其稱嫂而拜，則姨妹也，至于亡歿，便稱姨妹不拜，則非復嫂也，懼一人之心，不得以昨日平安為嫂，明日終亡為姨妹也。衆曰：吾得存之與亡，為嫂為妹，不復異也，為我嫂故拜之，是姨妹故服之，情理自通，何以云拜便不得制服，制服便不得拜乎。彥重難曰：若隨其名，別其義，則著服臨尸，不復拜也。衆荅曰：見姨妹之尸，不可以不服，臨亡嫂之喪，不可以不拜，拜自為嫂，服施為妹，服隨其親，拜應其名，別其義，斯之謂矣。通典九十五

論庾左丞孫見事

庾左丞孫見遇族父喪，父已絕服，又是姨弟，見問當服不，徐荅以

爲當服右丞徐彥伯議曰禮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則收族收族者序以昭穆也何得以姨弟之服加于宗父乎于情乃可無傷于義實爲有當也衆若曰禮爲曾祖高祖三月又收葬緦麻服所尊又臨至親之葬而服之最輕者豈損所尊之服乎今族父無服姨弟有服自爲姨弟服何爲輕服服宗父乎議云于義有害者不解害何義邪天生族父爲吾姨弟非吾貶退所爲何不救宗之有族父應拜而姨弟不應拜今族父爲姨弟今不可以姨弟不應得拜而不爲族父拜也猶不可以族父無服而不爲姨弟服也若姨弟犯過吾不顧族父與姨弟共身同體恕而容之此不可也于其死亡以姨弟服之正合禮記絕族無施服而親者屬文 通典九十五

三國評臧洪爲郡將守死

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

武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超擅立布爲州牧其于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讐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于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魏志臧洪傳注

靳允母爲呂布所執而守范不去

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于義應去昔王陵母爲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衞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魏志程昱傳注

先主假黃權偏將軍

權旣忠諫于主、又閉城堅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爲善者之心、蜀志黃權傳注

顧雍斷呂壹獄

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奸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同手劒之、以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于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敍本無私恨、無所爲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爲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晳創發、子產催令自裁、以此

言之雍不當責懷敘也吳志顧雍傳注

全琮散父米數千斛以贍吳士

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吳志全琮傳注

是儀本姓氏以孔融嘲改姓是

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吳志是儀傳注

是儀辨刁嘉罪

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諂君勇不懾聳公

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傅二宮、存身愛民、不亦宜乎。吳志是儀傳注

鍾離牧讓稻

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不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有、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荅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于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爲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爲仁哉、蒼梧澆娶妻而美、讓于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于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爲

難矣未得為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吳志鍾離牧傳注）

周魴下髮

夫人臣立功效節雖非一塗然各有分也為將執桴鼓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苟魴為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髮剃髮膚以徇功名雖事濟受爵非君子所美（吳志周魴傳注）

徐禪

禪咸康中為博士永和初轉尚書郎累遷尚書左丞有集六卷

上恭皇后大祥忌日臨哭事

太學禮宜謂至尊行先后之喪亦同齊縗今再周及忌日無復祥變之事謂不可躬行臣案無經傳明文則不應出若晬日東堂舉哀由朝廷參議而事無指依（通典八十一博士徐禪上恭皇后大祥忌日臨哭事）

康帝改元告廟議

案傅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曰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于天郊必告成命于父祖事莫大于正位禮莫盛于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謂應告 通典五十五

康帝諱議

謹案靦闕博士王質胡納許翰議案爾雅無舊訓非可造立五山之名取其大而高也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則岱衡華恆也周禮謂之五岳詩人謂之高下字無詁訓而有二名今若舉名別之宜曰高取義為訓宜如前曰嵩 通典一百四康帝諱 岳是五山之大名

四府君遷主議

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于壇墠 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三 通典四十八永和二年

褚太后敬父議

臣聞成均之法，導以忠孝，歷代同之，故鄭玄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覿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案先朝羊玄之，羊后之父也，公朝之敬，躬秉臣節，后之歸寧，亦執子道，雖無記注，今朝士備職而先覩儀。乃太康中事，至惠帝之代，在之便自不可同漢代四說之異，歷代垂疑，此論不成由來尚矣。通典六十七。永和九年

殷祭議元興三年

春秋左氏傳曰：烝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四十九

非荀是虞議中山王睦立禰廟

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爲長，既享用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

獻王諸子竝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苟暱之義矣矣然虞割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荅衞將軍虞喜曰嫡爲大夫庶爲諸侯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禪謂爲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兄弟俱始爲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于嫡以貴異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替宗此蓋先王以孝理天下肅恭明祀之達義也昔周公有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勳特令祖厲是爲榮之非計享之祭在于周室爲鄭豈得過之哉通典五十一中山王睦乞立禰廟荀顗議以爲中山諸宜各得立廟虞喜以爲得兼祭徐禪非荀是虞

為康帝改元告廟文

維建元元年正月甲子孝曾孫嗣皇帝諱諱遣使持節兼大尉某官某甲敢昭告于皇祖高祖宣皇帝諱以眇身屬膺明命爲兆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祇厲夫首元正位改物承天先王之典刑建

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為建元元年，享祖宗之保佑，膺乾坤之休靈，敢薦告事，一元大武，薌合，薌萁，嘉薦庶羞，清滌清酌，明告于皇祖高祖宣皇帝穆皇后張氏，尚享。通典五十五

張澄

澄，咸康末侍中。

駮蔡謨奏正會儀注

王者觀時設教，至于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偕弔之位，庭奏宮懸之樂，二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于此。晉書樂志下：咸康七年三月，杜皇后崩，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惟作鼓吹，鐘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陳逵駁以為

又議

今大禮雖降，事吉于切，然偕弔頒于園陵，則未滅有哀。禮服定于典文，義無盡吉，是以咸盛之會，有徹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垂

式萬世者也。晉書樂志下。

許翰

翰咸康末爲博士。

恭皇后大祥忌日臨哭議

案禮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玄云：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練祥也。凡人子之生，必有天地父母之道，故記有君薨而生子之禮。今二皇子之育，雖在恭后崩後，于禮是爲有三年子幼少者也，則必爲之有二祥之祭。杜元凱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服，其練祥日必有位矣。今皇子出承國蕃，故王后喪諸侯卑不得爲主。夫喪無主，禮有正文。至尊統天承重，則爲主在聖躬也。乃同先帝先后于考妣，哀禮終于今晦，吉禘始于來朔，非人臣之所主也。記云爲王后朞，服母之義。虞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遏密。恭后母育天下，臣子有喪妣之恩，古門人

于師無服心喪三年祥日之哭所以終哀非服喪三年矣今聖代不可守以循常之名例當博納同異斟酌而用焉通典八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一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桓伊

伊字叔夜小字野王譙國銍人歷王濛劉惔諸府及大司馬參軍授淮南太守進建威將軍加督豫揚軍事歷陽太守封宣城縣子進西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肥水之捷以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軍將軍遷都督江荊豫三州軍事假節江州刺史徵拜護軍將軍卒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烈

上馬具裝步鎧表

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已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勑所屬領受晉書桓伊傳

傳

到江州上疏

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晉書桓伊傳

劉遐

遐，爲尚書僕射，永和初爲吏部尚書。見褚裒傳 有集五卷。案晉書別有劉遐傳，非即此。通典一百四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曇父名遐，未審即其人否。

冬夏至寢鼓兵議

陽實君道，是以微陽初興，慶其方盛，寢鼓息兵，不欲震盪也。禮尊無二，若當助陰，豈一之義？何以明之？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月蝕無救之道明矣。通典七十八

何熊

熊，爵里未詳。

冬夏至寢鼓兵議

二節陰陽升降之極，會通交代之日，二氣旣接，剛柔始分，君子道慎諸物，近愼諸己，在冬欲靜，在夏無躁，百官靜事，無刑，以定寢鼓息兵，其宜合同。張侯曰：冬夏二至，愼微不異。左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所重所慎，于是在矣。周禮大僕掌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左傳又曰：月亦如之。又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皆正經也。日長則賀，君子道也，下慶上，會情交接也。日短則不賀，臣子道也。鼓以動衆，是以二至迎送，同寢之也。通典七十八

劉泓

泓，爵里未詳。

冬夏至寢鼓兵議

寢鼓不出經傳，或以漢興日蝕陰盛，擊鼓助陽，不應寢鼓也。通典七十八，明刻本作劉弘，今從官本

干寶

寶爲荊州刺史庾翼參軍翼卒後作亂爲長史江彪等所誅

陳節戲事

夫嬉戲都名動相剝非爲治之本自今摴蒱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藝文類聚七十四引庾翼集）

冬夏至寢鼓兵議

案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政事（通典七十八）

鄭瑤

瑤爵里未詳

冬夏至寢鼓兵議

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夫天之德實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方奉順動靜之象以應至道是以不省

方事安能鳴鼓後代擬議竊之非爲助陽也夏至少陰雖起殺氣自興否剝將至大盛方來宜有鳴鼓開關與兵駭旅施命四方誥其逆兆已過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休戚有殊寢鼓之政不宜同也若以夏至俗人所重文武可息之一日不可前三後三等于冬至也 通典七十八

高嵩

嵩字茂琰小字阿酃廣陵人建元中爲何充揚州主簿轉驃騎主簿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拜中書郎遷黃門侍郎簡文輔政引爲撫軍司馬累遷侍中

爲簡文致桓溫書草

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

舉衆之所駭遊聲嚮咨想足下亦少闕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靈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于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晉書高崧傳

答庾家訪孝庾后服

皆準五服爲夫人制通典八十一孝后服庾家訪服侍中高崧答

黃整

整永和初爲平越司馬有集十卷

羣臣敬太后父議

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王者象天后者象地爲兆庶父母尊莫重焉厚莫大焉若以后尊宜敬于親卜后父母也使應有敬錯之禮

典先無茲比今皇太后臨統朝政已主上富于春秋耳故事本尊之尊無復與也且諸侯爲國潘翰北面稽首豈可得推崇爲太上邪尋名定議請不應施敬也（通典六十七）

張憑

憑字長宗吳國吳人永和初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有論語注十卷集五卷

四府君毀主議

或疑陳于太祖者皆其後毀主憑案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可無疑矣（宋書禮志三）

不拜顏子議

不拜顏子者案學堂傳有聖賢之象既備禮盡敬奉尼父已爲師而未詳顏子拜揖之儀臣已聖者君道也師者賢臣道也若乃推堯舜禹于君位則稷契與我竝爲臣矣師立風于洙泗則顏子吾

同門也夫大賢恭已旣揖讓于君德同也如愚豈敢分于人師哉是以王聖佐賢而君臣之義著拜孔揖顏而師資之分同矣通典五十二

案此議通典附注于北齊事下當是采晉張湛
論耳北齊未見有張湛也今姑編入晉文俟再攷

妻已沒爲妻父母服議

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案鄭玄曰謂君母之黨又云有從重而輕者鄭玄曰妻之父母也然則從重而輕與徒從者本別禮天子諸侯服妻之父母明其義重也若謂徒從服必同者則妻從夫明與夫從妻其正對豈可復夫歿則已乎所據君母爲異者且外祖之服本是親假而恩疏妻之父母本由義合通典九十五司徒符問
國子博士博士張湛議

新蔡王招魂葬議

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没寇庭靈柩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案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藏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靈爽于九泉則失事神之道懼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通典一百三

荅徐靈期問久喪未葬出適女除服

徐靈期問張憑云、親喪未葬、出適女應除否、荅曰、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又云、主人不除、此無緣獨施男子、正嫡一人、故當總謂男女衆子耳、又無明文、別言已出之女、猶應除也、今論者據已服周、故謂宜從除例、然緣情處意、獨有所疑、女隨外出、降從周制、至于居喪之例、同于重者、誠已天性難可盡奪、本重不得頓輕、何必既降盡與周同、禮者、人情而已、疑則從重、若當釋縗絰、已處殯宮、襲吉服、以對棺柩、非孝子之所安也、通典一百三

杜潛

潛、永和中、爲太常卿、

荅司徒符問妻已沒爲妻父母服

司徒符問太常云、若妻已沒、猶應服其父母不、太常杜潛等荅曰、何已總從服也、明伉儷判對、恭承宗廟、推此言之、意謂不已存亡

爲異也。通典九十五

孫欽

欽永和中爲博士。

安平王薨廢祭議

禮有死于宮中闕一時之祀。又案魏高堂隆議平原公主薨二月春祀。不宜闕祭。臣聞伯叔父同產昆弟庶子庶孫。及次妃以下天子諸侯。則降而不服。于四時之祭無闕廢禮也。漢文帝前代盛德之君也。猶不忍以三年之喪。妨廢孝享。制損年月早葬速除追思祖考。念在烝嘗。所以重宗廟也。且宮中有死者。三月不舉祭。傳發于緦麻三月之章。天子諸侯周。大功皆降而不服。何緦麻之有乎。誠亦儒者之迷誤也。通典五十二

陳逵

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漢太丘長寔七世孫。永和中爲西中郎

將追贈衛將軍見璵志陳矯傳注

與某書

十二月廿五日遵白歲終感慘寒切足下何如遣不悉陳遵淳化閣帖四題云陳朝陳遵書釋文云晉西中郎將今檢陳書無此人晉書職志中泰始未有博士陳遵又穆帝紀永和五年有西中郎將陳遵則其人也

史援

援永和中爲盛朔將軍中郎將

後漢史君頌

山嶽降精川瀆耀靈猗歟史氏世濟其英忠其允塞嘉猷有聲從容變理散誕飛纓含香青瑣敷奏丹庭有犯無隱唯言是聽王室斯賴諸侯吕寧內侍帷幄外典專城爲政吕德察獄吕情化俗草偃溪谷風清金相玉質不隕厥名處溢不驕居勞不憚覩險如夷忘身逐叛駟須美聲青蒲安漢執笏書愆怒邪逃竄匪君之忠孰

能戡亂在昔隆漢姻婭皇家唯帝念功爵命屢加三台五鼎駙馬奉車腰佩兩印綬帶雙綢何彼穠矣常棣之華如珪不玷似玉無瑕節之曰禮儉而不奢篤生我侯英略備舉有執有才能文能武孝曰奉親忠惟衛主赤眉始結白波猶偪執銳破堅斬馘滅虜裁彼長蛇殲斯猾竪策賞廟堂書勳王府功成弗居名立不取爵在帝心酬封祚土厥土惟何在溧之涯初食三千卒封萬戶葭莩揭楬歷應慶慶不伐旆旐原田膴膴俯瞥川陸魚鹽所聚蝗飛火滅還珠去虎子民輯悅建茲城宇大廈眈眈聽政之所祠堂后殿生靈攸處門春秋分祭祠不阻景定建康志

徐彥

彥永和中為武昌太守有集十卷隋志注作徐彥則

與征西桓溫牋

祭徐州饒主簿服斷王征北從于京都王丞相時在喪庭徐州主

簿召服事諮公公謂輕重可依蔡侯時北中郎劉公薨于淮陰州主簿相承持重至郗太宰薨州主簿改服齊衰中興已來江南皆從之公卿已下至邑宰吏服其君齊衰則無從服之文而由來多有從服者陶大司馬遭兄子喪府州主簿從服時卞光祿經過自説爲太傅主簿太傅喪母已不從服此是用晉令也郗太宰遭姊喪吏服爲疑郗問譙秀言不應從服諸主簿仍便從服旣服君有親則服君便應重矣乃二公之薨府州主簿服齊衰通典九十九

孫略

略爵里未詳

大功降服議

伯叔父母姑姊妹皆夫家也妻體夫尊降其夫伯叔父母姑姊妹小功妾賤不敢降也通典九十一

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議

記云不及祖謂不及並代而不相服略昔親行其事時人咸不見詳通典九十八

張祖高

祖高爵里未詳

難孫略大功降服議

妻爲夫之黨服降夫一等夫之姑姊妹宜小功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豈已貴賤之故而異之縱妻之貴而可已略君之姑姊妹者則應妾服每當與君同也君之爲父母三年妾何已無其制乎通典九十一

李祖鍾

祖鍾爵里未詳

追駮步熊議不爲前妻父母服

步熊曰妻死更娶爲前妻父母服不荅此皆徒從服耳所從亡則

已不服也季祖鍾駁曰夫婦應屬從也又夫婦合葬皆爲妻妻之父母不得不服也通典九十五

王冀

冀爲太常

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

案喪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案經傳爲人後者固自降其親也所已降其親者已受重于大宗必爲所後之父服斬故也制其體例若受重于大宗而不爲所後之父服斬則自非輕所謂爲人後者之義也凡既受命出爲人後而不爲所後之父制服服固非禮也還爲其親斬亦非禮也均其失盅居過重無居過輕故失恩由義厭情爲禮是已五服之疏屬有相爲重者矣天性之父子有相爲輕者矣屈伸進退有自來也今奉義則不爲所後之父服崇恩復不成所生之喪二者並闕未知其

詳將何所居且傳敘經意但爲旣後大宗無二斬之道非不斬之制也談者不疑爲後而不爲所後制服爲非禮乃爲反服其親爲傷教斯蓋惑之大者也若不服所後之父復抑其反崇本恩則是凡爲後之子可有不服三年之□也愚謂爲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則宜如禮降其所生若不及爲所後制服則宜還爲其親服斬朞之義例卽知人心在可通矣通典九十六

荅問

問曰其兄是嫡長家有封代弟是庶生遭所生艱先已第二兒後其嫡兄嫡兄早卒其兒于家爲是小宗否荅曰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今此兒乃係數代嫡伯父所承若是別子則爲大宗百代不遷者也所承若是係禰則爲小宗五代則遷者也小大之名係之伯父此非兒之謂也通典七十三

荅訪

某國中尉虞某（原注案本論無某國名亦無虞名）訪太常王彪云臺贈國王第二郎年在殤爲世子臣當有服不彪云禮無從君服殤之文夫臣從君而服已其體尊承緒非繼成人與殤也苟爲代嫡君爲之服則臣已何而不從服乎若已禮無文者亦可不服長子之下殤也（通典八十二）

答劉系之問（系之晉宣城內史梁有集五卷）

凡不繼大宗而立後及爲後而不爲所後制服皆非禮也然據已爲後則不得不後爲後之制若庶子立後不繼祖宗已服無重可傳亦何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承事則制有疑謂當與庶祖母同（通典九十六）

劉系之問爲庶祖祖母服經無其文不知爲有服不王彪答曰庶祖母服經誠無文然亦無不服之制已情例推之謂自應服何已言之禮妾子父沒爲母伸三年子既得伸孫無由獨屈假令嫡祖在

禮婦人不厭，則無復所屈。案禮唯有祖母文，無嫡庶之別，蓋言明尊尊之義，而人莫敢卑其祖也。禮記云，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庶祖母可也。此謂父妾無子，父命子爲之後，或子或孫，唯其班第，既受命爲後，則服之無嫌。由此言之，妾之無後而託後于人者，猶爲之服，況親子之孫，而可有不服之義邪。制服爲允。（通典九十八）

庾統

統，爲尋陽太守，有集八卷。（案隋志誤作庾純）

三人讚

邅遘屯凶，三孤丞立，離禽嬰鳴，邂逅同集，式穀既熟，和響具翕，肇彼遠岐，泯焉齊入。（初學記十七）

朱明張臣尉讚

詩詠張仲，今也朱明，輶財敦友，衣不表形，寡妻屏穢，榮棣增樂，臣尉邈然，晚類感誠。（初學記十七）

韓伯

伯字康伯，穎川長社人。簡文居藩，引爲客，歷任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領中正，轉丹楊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改授太常，未拜卒，贈太常。有周易繫辭注二卷，集十六卷。

議周勰

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晉書韓伯傳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

爲或人荅殷靈符問

昔亡伯喪未除而祖母見背，從兄不廢父喪主，而爲祖母居廬，郄太尉來弔，不以爲非禮也。通典九十七

辯謙論

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

詳也夫謙之為義存乎隆已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同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秉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于何而生則謙之為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于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于降已者何誠由未能一覩于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于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于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于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

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于內豈不同心于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于遺之緣有獘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于損象卑吕自牧實繫謙爻皆所吕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吕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吕逃動者之患吕語聖賢則可施之于下斯者豈惟逃患于外亦所吕洗心于內也晉書韓伯傳

王述碑

述遷會稽太守惟海維揚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複泱泱大邦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又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曹耽

耽永和中爲太學博士升平中遷尚書郎後爲安北諮議參軍有禮記音二卷

上表自理

臣聞居喪之禮貴賤不同禮臣爲君斬衰任焉而已爲舊君齊衰爵祿既絕朝見既替蓋㠯疏賤于親貴故降其制也又國喪儀注居職者朝夕臨去職者朔望臨禮哭泣之節各稱其服哭輕則服不得重據令去職之臣朔望哭宜爲舊君服齊衰是㠯臣前率而行之不敢有加臣服齊衰哭臨殿庭踰月歷旬外內監司莫之或譏及至梓宮將幸山陵諸官來赴服斬者多此皆意存于重而不原于制遂使親疏貴賤無有等差曾參欲勿除父母之喪仲尼患

其過制。今去官者服在官者之服，固為過制，非聖哲所許，而不推古今正禮。雖臣若難者有證，臣對無據，甘受違制。（通典九十。穆帝崩，前尚書郎曹耽等奔赴皆服齊縗，治書侍御史翰希表彈其失禮，博士孔恢等議請免耽等所覆除官，耽上表自理云云。）

閔陵皇太后服議

為人後者為之子。元帝繼武帝，于景帝為曾祖，禮為曾祖後斬衰三年。小記與諸侯為兄弟者斬衰，則無齊。皇太后宜正服斬衰。改葬當緦。鄭注止于臣子妻。王氏通謂三年者，王氏近情，則宜緦。（通典一百二。永和十二年修復峻平四陵，大使開陵表至尊及百官皆服緦，尚書符問皇太后應何服，博士曹耽胡訥議。）

司空蔡謨謚議

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案謚法，布德執義曰穆。（通典一百四。）

陳留王勵廢疾求立後議

春秋之義，後立子以貴不以長，蓋以為宗廟主故也。晉公族穆子有廢疾，以讓其弟。衛襄公嗣子縶足不能行，立其弟。晉衛皆廢嫡

立庶者明臣之義終無執祭朝見之期已之居位違犯情禮故也禮有故使人攝祭非終身疾者勵爲君王故事未有諸侯已疾去國成比（通典七十四）

胡訥

訥永和末太學博士

婚不舉樂議

臨軒儀注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通典五十九升平元年八月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

陳留王廢疾求立後議

孟縶立弟異于陳留二王之後禮不宜廢（通典七十四升平元年）

袁嬌之

嬌之穆帝時太學博士

荅臺符問小功服成婚

案公主于二王屬爲姑二王出爲人後主又出適今應降服小功然本是周親雖降而爲疏本親情重公主方當始薨而疑可婚與不通典六十臺符廬陵公主薨琅邪東海二王于禮爲應得婚與不太學博士袁瓌之云云

許穆

穆升平中爲倉部郎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母以子貴王命追崇夫人視公爵秩比諸侯凡諸侯之禮服斷旁親以國內臣妾並卑故也姑姊妹女子子嫁于諸侯則各以其服服之尊同故也卑則服闕尊則禮行太宰封王繼于蕃國出離其本仰無所厭夫人諸侯班爵不殊緣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厭薄出禮之降服周可也通典八十二

柳虔

虔升平中爲吏部郎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攷之禮文。太宰應服齊衰周。今以春秋條例。以廣其喻。母以子貴。庶子爲君。母爲夫人。薨卒赴告。皆以成禮。不行妾母之制。夫人成風是也。此則身爲父後。服應緦麻。猶以子貴得遂私情。經有明文。三傳不貶。況于太宰。貴同古例。不爲父後者邪。且禮有節文。因革不一。自漢以來。皇子皆爲始封君。始封君則私得伸。設令太宰不出後。必受始封。服無厭降。出後降一等。復何嫌而不周乎。通典八十二

曹處道

處道。升平中。爲祠部郎。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禮。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緦。與尊爲體。不敢伸恩于私親。爲人後。以所後爲父。亦是尊者爲體。其所生母俱是私親。爲父後。及爲人後。義不異。通典八十二

謝奉

奉升平中爲尚書

太宰武陵王爲所生母服議

案禮爲人後者三年必以尊服服之庶子爲人後爲其母服緦傳曰何以緦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禮唯大宗無繼支屬之制太宰出後武陵受命元皇則纂承宗廟策名有在禮制既明豈容二哉夫禮有仰引而違情者故有君服而廢私喪屈伸明義非唯一條所謂以義斷恩況貴賤之禮既正豈得不幸禮而嬌心當依庶子爲後之例服緦而已通典八十二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乞齊縗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尚書謝奉議

立琅邪王議

太常位次自以君道相承至是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爲後明義也今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垂之來代通典八十

又議

五帝之道以天下爲公唯德與賢不私其親逮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迭遞而典謨不易所以鎮係人心閑邪息亂今大晉宗祀配天成帝疾篤皇嗣幼沖深惟社稷還于康皇軌同唐虞高義大行天祚不永還嗣本位攷之先典求之人情咸謂主上應繼成帝通典八十

居重喪遭輕喪議

夫孝子之處喪服勤三年不懈不怠情思所主無不在曾子問三年之喪可以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蓋以爲彼興哀則不專于所重也而禮云卒哭既練遭周大功之喪皆隨所服而變代行喪者咸從此制竊有所恨夫人子之道天屬之恩可謂重矣終身之憂非一朝可消故有祥練而爲其極夫以貢于事父之頃在公尚有奪

私服之制，況兼愛敬之重，而吏絕于茲，屬乎奔喪之禮，赴哭粗備其經帶，歸于本宮，卽反正服，于權宜兼通，庶可知無大過矣。通典九十七

與郄愔牋

魏隣後來之良，足以日新其美，近聞邑有異議，從弟異亦當拜時，婦家遭喪，卽是其例。夫拜時之禮，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宜各及時，故爲此制，以固婚姻之義也。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通典五十九。太和中平北將軍郄愔上言功曹魏隣周喪內迎婦拜時奉與郄牋

江夷

夷，升平中爲大常。見通典八十二。晉末別有江夷，宋書有傳，非卽此

立琅邪王議

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成皇帝捨胤嫡之愛，而義重天倫，道崇先

代康皇帝祗承明命正統既移至尊應繼康皇帝嗣通典八十二升平五年五月

穆帝崩皇太后令立琅邪王丕太常江虨等五人議

李閎

閎字弘模江夏人

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顏府君碑

君諱含字弘都琅邪臨沂人春秋以降戰國以前賢智比肩備于載策昭穆次序上至顏燭漢末喪亂舊譜淪亡自青州使君以上不復詳具祖欽給事貞侯父默汝陰太守學素相承有聲邦黨君幼稟貞粹長而好古睦親之譽發于羇貫每讀書見孝友通靈之事概悽然改容以為人神相與何遠之有但患人心澆僞自絕于神耳苟能無以僞雜貞神其舍諸修己立誠盡歡就養訓行閨門義達州里久要必許之信夷險不爽正冠納履之嫌終始不蹈兄畿患亡更生君棄絕人事蓬首屏氣以就哈養者十有三年次

闕祭欽孫老而失明，合藥須髯蚺膽，有青衣童子，持褁授君，出戶化成青鳥飛去。本州辟不就，鎮東琅邪王參軍事，過江，累遷東閤祭酒、朝議，謂君正性端素，學行通深，有命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封回車縣侯，轉侍中，吳郡太守，事停，還除侍中、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光祿勳，已年遜位，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特賜牀帳被褥，四時致膳，固辭不受。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覬丈人，故呼王小字。王處明君之外弟，爲子允之求君女婚，桓溫君夫人從甥也，求君小女婚，君並不許，曰：吾與茂倫于江上相得，言及知舊，抆淚敘情，茂倫曰：唯當結一婚姻耳。吾豈忘此言，溫負氣好名，若其大成，傾危之道，若其闕敗也，罪及姻黨，爾家書生爲門，世無富貴，終不爲汝樹禍。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闕婚嫁不須貪世位家。時議者曰：君蕃裁，將已應軍司之選，君遽告蔡謨曰：非此輕弱所宜，尸忝將逝

方熾，當保國養民，以俟事會。想愛人以禮，宜覽此言。王相開之，卒不授督統之任。謨秉君此言，終不唱討賊之計。在朝正立，不昵權豪，及致仕退居，長子髦解職視膳，中子謙躬宰田桑，中外莫不取給，閨門靜軌，廿餘年，九十三薨。遺命素棺薄斂，吉凶官飾，一無施列。天子嗟悼，詔賜墓田，謚曰靖侯，禮也。停柩在殯，鄰家失火，三子抱柩號惶，分同灰燼，焱爛垂及，欻然頓滅。論曰：君平生素行，既感達幽靈，終殯在堂，又獲福異，豈神祇保祐，以顯貞德乎。聞託姻顏氏，頗識舊聞，與君二子髦約，採集言行，而著此傳。景定建康志

喻希

希字益期，豫章人。升平末，為治書侍御史，累遷至將作大匠。有集一卷。

與韓豫章牋 案：韓康伯為豫章太守

馬伏波昔開道舊跡，鑿石猶存。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御覽七百七十一

馬文淵昔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靈岸南，對銅柱，悉姓爲馬，自爲婚姻，有二百戶。交州以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夏同。山川移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御覽一百八十七

林邑有鳥名歸飛。御覽九百二十八

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可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謐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禾，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穊，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縋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邪，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陰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殖，必當遐樹海南，遼然萬里，弗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嘗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腹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餘萬里，何由歸

哉。水經濕水注、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一

有淸漿數斗，懸于長木之端，終不乾，故爲小異。御覽九百七十二

外國老胡說，衆香共是一木，木花爲雞舌香，木膠爲熏陸，木節爲青木香，木根爲旃檀，木葉爲藿香，木心爲沈香。御覽九百八十一，又九百八十二引

五條

康泓

泓爵里未詳，有道人單道開傳一卷。

單道開傳贊

肅哉善人，飄然出羣，外軌小乘，內賜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餐茄芝英，流浪巖津。高僧傳九、法苑珠林五十九、十六國春秋二十一

伏滔

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爲參軍，後爲征西桓豁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

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遷遊擊將軍、有集十一卷、

望濤賦

若夫金祇理轡、素月告望、宏濤于是鬱起、重流于是電驤、起沙渟而迅邁、觸橫門而魁壯、灌江津而砰磕、鼓赤岸而激揚、鬱律煙騰、隗兀蓮巃、重疊巘而天竦、洶湍瀄而起漲、藝文類聚九

長笛賦并序

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之所作也、初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以至于今、後漢蔡邕傳注北堂書鈔一百十一藝文類聚九十初學記十六

靈禽為之婉翼、泉禽為之躍鱗、遠可以通靈達微、近可以寫清暢神、達足以協德宣猷、窮足以怡志保身、兼四德而稱雋、故名流而器珍、初學記十六引兩條

登故臺詩序

夫差姑蘇臺東有丹湖萬頃內有金銀塘。御覽六十六

正淮論上

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于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于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于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于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于東南，而弱楚已亡；飛孛橫于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精晨見，而王淩首謀；長彗宵暎，而毋丘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

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
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
之所不害土産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
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而貴詐僞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
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
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彊秦之威
內遘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
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變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
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于一戰身脂于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
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
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沈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
屈彊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
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

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擁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已至絕滅亡楚當之恃強長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遘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僞乘釁之盜也二將已圖功首難士少已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晉書伏滔傳

正淮論下

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己除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剋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于山東禍未徧于天下而馳說之士與四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兵于肥舒魏祖馳馬于蘄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焉夫王淩面縛得之于矿石仲恭接

刃戚之于後覺也而高祖㠯之宵征世宗㠯之發疾豈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摧鋒㠯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懲弑㠯覩王師于是築長圍起夢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㠯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居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于膏粱憂懼不切于身榮辱不交于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㠯南面之尊籍㠯列城之富宅㠯制險之居養㠯衆彊之盛而無德㠯臨之無制㠯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夫㠯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僞令行于封內邪慝結于人心乘閒幸濟之說日交于側猾詐姻昵之羣各馳于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況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㠯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俛首就羈不亦迂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呼斯所㠯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天

下也選于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修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黷所㠯杜其萌隙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替無所懼其亡道有廢興彊者不得沓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晉書伏滔傳

論青楚人物

滔曰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歜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

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彌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土有才德者也。鑿齒曰、神農生于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今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爲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于當有誤屈原、鄧禹卓茂無敵于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于魏朝、樂令無對于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攷其風、則詩人之所歌、詠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已對也。世說言語篇注引滔集

帝堯功德銘

胡書龜歷之文、御覽九百三十一引任昉述異記注

伏系之

系之，滔子，歷黄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有集十卷。

雪賦

結陰凝雪，皎如披素。御覽十二

秋懷賦

于是景宇肅澄，風高木斂，淒風夕衰，零露晨湛，澤收潤而草枯，葉驟墜而庭掩，鴈偕來以希陽，鷰遊逝而投險，豈微物之足懷，傷頹齡之告漸。藝文類聚三

曹弘之

弘之，哀帝初博士。

立秋讀令議

立秋御讀令，不應緗幘，求改用素。宋書禮志五

劉玢

玢爵里未詳

答王徽之問廢疾兄女服

王徽之問劉玢廢疾兄女服記云其夫有廢疾又無子傳重者舅爲之服小功又云長子有廢疾降傳重也此二條皆以其廢疾降嫡從庶謂如此雖非嫡長而有廢疾既無求婚許嫁理且慶弔烝嘗皆不得同之于人不知當制服不劉玢答若嫡子有廢疾不得受祖之重則服與衆子同在齊衰蓋以不堪傳重故不加服非以廢疾而降也子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若夫有廢疾則居然小功亦非降也喪服經齊衰章爲君之祖父傳曰從服也鄭注曰爲君有祖之喪者祖有廢疾不立也從服例降本親一等君服斬故從服周唯孫不敢降祖此亦是廢疾不降之一隅也通典一百一

蔡玡邃

邃爵里未詳有孟子注七卷

駁尚書奏章太妃服

父子不繼祖禰故妻得伸皇姑夫人致齋而會于太廟后服不踰至尊亦當緦麻也通典九十五哀帝輿寧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尚書奏至尊緦麻三月皇后齊縗　案周禮有後輕而服重公子爲公所厭故不得申舅不厭婦故得自本服綦毋邃駁

王崑

崑太和末爲博士

庾家爲孝庾后服議

五服之內一同臣妾宜準小君服周通典八十一孝后崩庾家訪服博士王崑議

鄭彌

彌爵里未詳

庾家爲孝庾后服議

諸婦宜從夫君其夫自同人臣婦亦宜同于人之妻與王后無準

雖欲盛賦于大典有闕。通典八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三終